

# 不讨喜的余欢水不好演

郭京飞：一部献给成年人的剧

他是《都挺好》中恃宠而骄有些混蛋的“妈宝男”苏明成；如今摇身一变他又成了《我是余欢水》里懦弱窝囊的“倒霉蛋”余欢水。说起这部正热播的12集网剧，以及不断被推上热搜的“余欢水”，郭京飞直言这个角色出于使命感——“这是我献给成年人的一部剧”。

接戏前，郭京飞也挣扎了许久：“小人物特别不好演，何况还是个不讨喜的。12集都在他身上，我又没有一个那么漂亮的脸蛋儿得以支撑，要怎么能有看头？只有把细节做细致、做极致，让人物鲜活。”

剧集播出后，炸出了很多困于生活夹缝中的“余欢水们”，人们在这个被老婆嫌弃、被老板厌弃、被兄弟抛弃甚至被邻居唾弃的“余欢水”身上频频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对于“人人都是余欢水”的说法，郭京飞说：“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，很难逃脱生活在夹缝中的命运，所以接这部戏带着使命感，这是一部献给成年人的剧。”

有人说，余欢水之所以活成这个倒霉样，是为苏明成还债来的。确实，在剧中，余欢水不断挑战“走背运到底能背到什么程度”。

就在一张大单即将谈成之际车祸了，然后命运逆转，接着就是被生活的钝刀不断磋磨——占个小便宜被罚扫厕所、要兄弟还钱结果兄弟也没了，老婆出轨还要埋怨他不成器，就连电梯里要求邻居遛狗拴绳的“正义之举”也被无理怼回。余欢水的经历让人看着好笑，却又笑得悲凉。网络上对于这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的讨论持续至今，郭京飞对此倒不纠结，高级的喜剧肯定有灰色的底子，真正的悲剧也会有好笑的面皮。但无论悲喜，都需要全心全意地去相信这个角色，投入表演。对郭京飞而言，演好余欢水的关键是找到那个魂，并且保持真挚。

剧中余欢水摔在马路牙子那一幕，被制成动图在网络流传。那一跤摔得人肝胆俱裂，虽说借用了米菠萝等技术处理，却是郭京飞实打实用肉身摔出来的效果。这是他作为演员的坚持：“简单地模仿，这种表演是低级的。要演到人物心里，就要亲身分享他的痛苦和快乐。这是焦菊隐先生教的心象学，也是我想要追求的‘灵魂附体’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

■ 郭京飞又演小人物

## 12集 正好 强反转 真爽

——对话郭京飞

记者：《我是余欢水》只有12集是否节奏过快，会挑战国内观众的观剧习惯？

郭京飞：这个节奏快吗？这不就是一个正常戏的节奏吗？因为据我所知很多观众看电视剧都是要调到两倍速四倍速的，干嘛要这样呢？干嘛要这样折磨观众呢？我们好好地把该剪掉的都剪掉，这不是对观众的尊重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戏不是节奏快，是一个正常的节奏。讲故事就应该这样。

记者：这部剧从前期的丧、压抑，到后期的强反转，让观众看得“很爽”，有观点说，它是写实风格与荒诞手法的集中体现，你对这个观点是怎么解读的？

郭京飞：这是一个格式还比较工整的荒诞现实主义网剧。我以前在演话剧的时候，是演过很多很多荒诞剧。我希望观众朋友不要在这个上面太较真，因为荒诞剧是把这个人很多匪夷所思的状况都浓缩了，看似荒诞，其实是一种比喻。

记者：如何去为自己的每一个喜剧角色寻找“灰色的底”？

郭京飞：灰色底要靠剧本的。剧本是很关键的，这我没法自己找。喜剧的故事，非常重要。这得要有一个灰的底，才可以再往上抹色彩。如果没有这个底那上来就是闹剧了。

记者：你会和余欢水做真心朋友吗？最想对他说什么？

郭京飞：我会和余欢水做好朋友，然后告诉他好好地活下去。这个余欢水可不傻，他很聪明。一个创业者因为一次谎言导致了他又撒无数次谎，然后把人生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

记者：您觉得塑造市井小人物最难的地方在哪里？

郭京飞：塑造任何角色其实都不容易。难的是你又要演一个这个人的外壳儿，你还得演这个人的灵魂，然后同时还要保证真挚。如果简单地模仿一个人的表演，其实是低级的，是哗众取宠的。要演到人物心里去，然后要分享他的痛苦和他的快乐。

# 困出来的 团聚时光

前女排国手马蕴雯 在美国的抗疫生活

“美国疫情严重吗？你需要口罩的话跟我说，我给你寄。”连日来，前中国女排副攻马蕴雯不断收到来自国内女排圈的慰问。她回复道：“我一切都好，全家人都老老实呆在家里呢。”

因为疫情，马蕴雯和爱人、前中国女排体能师雷特以及8个月大的女儿滞留美国，但也因此过了足足3个月三代同堂的日子。“疫情给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麻烦，但难得的全家团聚时光，一定要珍惜。”这是马蕴雯的感慨。



■ 马蕴雯在地下室锻炼

## 安全防护 享天伦之乐

曾伴随中国女排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中国女排体能师雷特今年转赴荷兰女排当体能师。马蕴雯也跟着搬去荷兰，去年8月，女儿铨铨在当地出生。按原计划，一月份去美国拜访完雷特的家人后，再飞赴上海看望亲朋好友，随后返回荷兰继续工作，却没料到被“困”在美国。

马蕴雯笑言，自己虽然用了“困”这个字，但其实全家人都很享受天伦之乐。雷特自称是排球界的“冒险家”，掰指数来，过去10年回父母身边的日子屈指可数，甚至有时候两三年才回家一次。“这是他近年来在父母身边最长的一段日子，我们都很珍惜。”马蕴雯说。

雷特的家位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，雷特的两个妹妹都确诊轻症，各自在家隔离，“他们的情绪很平静，每天做好自我观察，跟我们保持联系，目前问题不大。”马蕴雯介绍说。

在雷特父母家里，马蕴雯和雷特承担起了外出购物的工作，“最初雷特也觉得疫情没那么可怕，看我全副武装去超市不太理解，现在他觉得我说得对。”

## 居家锻炼 被圈内推广

居家带女儿的日子，每天都忙忙碌碌。地下室被改造成了健身房，摆满了雷特曾经在国家队带训时的训练器械，他戏称这是自己的“宝贝玩具”。马蕴雯成了他疫情期间的学员，训练计划每天量身订做。此外，雷特还制作蛋白粉饮料，为全家人补充蛋白质。训练似乎对女儿铨铨

有天然的吸引力，雷特将她放在杠铃下，两只小手竟然紧紧抓住杠铃，“将来我们培养女儿打沙滩排球吧。”雷特充满期待。

带着女儿，马蕴雯会出去打网球，“那里没有人，每次去都是包场，我们打球，女儿呼吸新鲜空气。”马蕴雯说。原本她以为，两人都是业余的，玩玩就好，没想到，雷特又犯起了“职业病”，一板一眼指导她。雷特喂球，她接球。

在雷特的指导下，马蕴雯球技进步显著，身材也恢复到产前，而雷特每天对她的训练也很严格。他们的居家健身在朋友圈里传开，美国朋友邀请他们参加线上采访，给大家分享疫情中的锻炼方法，为社区服务。荷兰女排则请雷特定期录制视频，帮助队员在家保持运动，国家队还将视频上传到官方网站，收获大量粉丝点赞。

## 关心女排 想上海朋友

经朋友联系，马蕴雯从日本代购了200只口罩，运费不菲，随后，国内好友也给她寄了一批口罩手套等防护物资。“1月份我还在关心女排的前队友们，如今她们反过来关心我。”马蕴雯笑言，“目前我口罩够用，你们先留给有需要的人吧。”

算起来，马蕴雯已有十个月没回上海，女儿也还没和亲朋好友见过面，而雷特也很想念上海生活。那件大红色的印有“中国”的外套，是雷特在荷兰和美国期间出门最爱穿的。每当有人问起，你们来自哪里？雷特总会骄傲地说：“我们来自中国上海。”他希望，铨铨将来能讲各国语言，其中，上海话和普通话一定要说得好好。将来，他还想带父母来上海看一看。

本报记者 陶邢莹

